

乙

明
刊

18



24434.2

傳卷第七十二

元史一百八十五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鄧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勅修

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戶宗禮生仲堪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為千夫長死國事釗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思誠父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襪衫紅鞵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日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輿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為陪堂生試國子伴



讀中其選擇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丁
內艱改景州舊縣尹差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
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
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
業印識文簿畀社長歲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
者悉書之罰其輸_一有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
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敝天曆
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
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
爲人奴歲納丁票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

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他日
賈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
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
懽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
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
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
養思誠怜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青
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
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
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

董仲舒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脩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陞司業拜監察御史與幹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上官有于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迓思誠於道思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西達識帖睦爾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

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省事及事敗註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言罷起爲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簽書樞密院事韓鏞爲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奏爲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院奏爲副使御史臺留爲侍御史會平章政事鞏卜

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姑徐之思誠趣入奏鞏卜班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思誠即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訪使入拜中書參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祿大夫總裁后妃功臣傳會粹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篤又爲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爲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

麟誣參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僉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銅錢爲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尚終爲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子者乎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僉

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
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爲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
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
未識也其僞反滋多爾况祖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
僕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
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
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僕哲篤曰錢鈔
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
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僕哲篤
忿曰我等策旣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

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言直頗狐疑
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
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
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
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
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爲動貽書叅議龔伯
遂曰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
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
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
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

轉鬪而入詢其故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
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
號令戒職事脩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謀自守徐議
出征苗軍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
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為中
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祿大夫大司農俄
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
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三為祭酒
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為名士嘗病古註疏
太繁魏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

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
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
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
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
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
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貲雄其第死妻
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
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

民分辨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
守萬戶朶兒赤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
官訴郡同僚畏朶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
之獄朶兒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
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
官錢珎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廣東廉訪副使
劉珎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問皆顧
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遷
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
推官有僧淨廣與也曾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

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箠楚潛往他僧所殺之
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
結按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
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
人驚焉以為神調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
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
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
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
太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
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

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姓返
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蘄黃賊陷徽州時澤民
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
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
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
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鬥籌畫多
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
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
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于文傳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
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
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
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
譽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
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
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
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
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犷不易

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爲之變俗初長官
強慢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
倚轉運司勢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
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爲
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長洲爲文傳鄉邑文傳
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
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爲受役者之
助文傳旣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
上海兩縣之事諉焉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
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甲

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辟王誘妾以兒
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
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
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
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丹徒
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
文傳鞠之旣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
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
官從之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
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

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
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
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
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
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為婦
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
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
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涖官其所設施多此
類故其治行徃徃為諸州縣最韓鏞時僉浙西廉訪
司事作烏程謠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吏之風
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賞賚優渥仍
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以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
偉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
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為尤
長云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
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

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叅議
傅巖起爲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
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
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天曆元年除
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
干文傳治行爲諸縣最所至郡縣爲之肅然二年轉
江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
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初歷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
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爲時
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去五年臺臣辨其誣

遂復起叅議中書省事七年朝廷慎選守令叅知政
事魏中立言于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鏞者帝
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爲俗尚鬼有覺
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將
爲盜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
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
服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者
列爲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
課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
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

他郡爲多鑪居官解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
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即銜
之往往騰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鑪延見郡舍中供
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
督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鑪無預鑪治政雖細事其
詳密多類此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脫
脫在位而龔伯遂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鑪有言
不見聽人或以鑪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
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及脫脫罷用事者悉誅而鑪
又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歿于官

李稷

李稷字孟函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
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鈇山師方回孫鎮回孫
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
第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
于朝堂以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
疑其爲非督弓兵擒之果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
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爲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至正初出爲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遷都事又入爲監察御史劾奏閹宦高龍卜

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
爲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龍卜于征
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
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
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
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
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
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
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勅
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
害民宜爲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四
遷爲戶部尚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
畝起稅稷詣都堂言曰方今袂寇竊發民庶流亡此
政一行是驅民爲盜也相臣是之尋參議中書省事
俄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出師征徐州
徐既平謁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
以塋勅賜碑樹焉既而召爲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
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
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爲侍御史又爲中
書參知政事俄陞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祿

大夫至正十九年丁母憂兩起復為陝西行省左丞
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服闋命為大都路總管兼大
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為陝西行臺中丞未
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
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
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穆稷為人孝友恭儉廉慎忠勤
處家嚴而有則與人文一以誠恪尤篤於鄉鄰朋友
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
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為特名卿云

蓋苗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
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
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為囚數
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
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
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
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
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
宰大悟凡被灾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
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

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貫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辟御史臺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禮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躋之天曆初文宗詔以達康潛邸為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

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剏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為監

元史卷之三十一
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
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
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
擬苗僉准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
聞其謹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
中書檄苗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
必為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至正初用薦者知
亳州修學宮完州廨有豪強占民田為已業民五十
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爾等罪
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輕議至元四年起為

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丁內憂宰
相惜其去重賻之至正二年起為戶部郎中俄擢御
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
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
為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
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
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
止猾吏為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為戶
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
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

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飢爲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劾宣慰使骹骹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吾無以救尚忍征歛以肥己耶輒命已之同僚皆無敢取召參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爲陝西行臺侍御史陞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爲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

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辯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於是時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

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
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
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
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即上
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
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
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
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
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
贈摠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
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
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剝折無少
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傳卷第七十三

元史二百八十六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廉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合盃踰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黥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者禿謁而謝之

乃起范孟爲亂矯殺月魯帖木兒等城中大擾楨暮
夜縋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
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楨執之盡
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
以爲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雪死
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僞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
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
辜人以其爲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
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刺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
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

室嘉王鄰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
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
亦宜遠聚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閭
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
聽及毛貴陷山東上䟽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
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
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
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略曰臣伏見陛下
以盛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
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

元史卷之三十三
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
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嘗膽
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
而脩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
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鳩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
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
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
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四也其言不明賞
罰之禍略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

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
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
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
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
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有者封丘延津
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
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之餽餉不竭
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
此而望軍旅不之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

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為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筭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穎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為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為之扼腕有志者為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訐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至則劾

中書叅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副使脫脫木兒治書侍御史奴奴弄權誤國之罪又不報方是時孛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冀為事搆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

以救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
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
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李羅帖木
兒犯闕皇太子出居真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
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
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
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
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
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
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

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
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
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
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
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
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
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
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
流播之中林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
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

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
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
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
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
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
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
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
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
成後三年卒

歸暘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蔣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
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登
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鉏奸擊強人不敢
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為不法暘
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願指氣使輒奔走之
暘獨不為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
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
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劾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
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
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叵測

所為暘無懼色已而賊敗汙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外酉
曆炳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
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
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
為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既歿家食
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
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為動宣寧縣
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
亦仲玉為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兒當之暘察其誣

蹤跡得其殺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
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司
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
一十二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
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
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
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
其策果將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
使者賜以金帛遺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寒有丐訴
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

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幾命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述律暘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况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廣海徭賊入寇詔朵兒只丹將思播揚元帥軍以

討之暘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揚就統其衆彼悅於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郎中書用暘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內藏暘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朵兒只丹討之一軍皆沒而朵兒只丹被執將罪之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

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朶兒只丹走京師請降賜曰
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
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
屢叛如賜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叅議樞密院事十
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
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為贊善
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傳
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
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人
人殊卒從賜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

金文綺不受初賜在上都時脫脫自甘州還且入相中
書叅議以期願負外郎李稷謁賜私第致脫脫之命
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
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願曰若帝
命為之柰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願知不可屈
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
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七
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賜輿疾至京
師卧于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賜上三策一曰振紀
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疊疊數千言時以為老生

元史傳卷五十一
九
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閔避兵尋抵大同及閔陝小寧來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出真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上遜志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同知制

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爲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脩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

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

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橐駝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駝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盡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

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函入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是但橐驪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音裕宗爲皇合奏聞者乃許上疏言御史所墻之外所以

密使九軍國重事如是也祖仁乃復殿下所詢不出宮凡其姦昔唐德宗

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不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

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朴不花橐駝乃皆辭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

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下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七月孛羅帖木兒入中書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大夫仍還翰林為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

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昇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

南軍突至其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_遜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_與六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_敵必就擒獲其餘_師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_也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_而止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帖木兒游說而_出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_入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

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
然然此項雷干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
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
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
言者朝廷若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
言者誠恐誣以受財將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
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
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
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
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

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
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
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
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
存亡為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

大明兵進歷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
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
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
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
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為亂軍所

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日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
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
天文地理律曆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為文
簡質而詩靖麗世多稱傳之王遜志字文敏惲之曾
孫也以廕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隰州判官大寧縣
尹擢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
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
監察御史劾詹事不蘭奚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孫當
屏諸遐裔除大府少監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
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
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不
惟不死且仍與官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拂然斥之
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
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
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
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為以不合程式為
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
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

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
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
遂入成均為國子生時陳旅為助教喜其文數以語
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已馬
俾導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導來迫而視之曰適觀
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
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
編脩官明年預脩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
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
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

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
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
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
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叙求進四曰體覆
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
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
又言江浙火災當賑卹及劾火曾忽赤不法十事皆
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
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
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

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爲陝西行
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僉淮東
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
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
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
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賊吏多以
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賊私雖公
毋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凡
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
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

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
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
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
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
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
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
著爲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
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
䟽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䟽南河
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

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濊汴梁大各行數千里掘井以
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
脫脫巴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
曰濟寧曹鄆連歲飢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
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
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
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
毋多言韋為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也由

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
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
往討括舡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絕遵隨事處
宣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
為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
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遑遑遵言於省臣假軍
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舡截兵境且戰且行糴
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
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
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

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舟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牆者以天塹黃河爲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爲之

揮涕乃以入奏帝詔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倪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網紀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奈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爲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

政喜曰大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爲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賊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寃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勅

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遊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講學士郝彬薦爲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爲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爲中國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民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豪無擾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忽刺歹怙勢恣縱妄爲威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獨不爲回撓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

天曆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六水民以
蓄告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鑑覈實諭
令首輸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
今古凡禮樂度數各物罔不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
祔廟事援禮據經辨析詳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
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追封譙
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卹恐後歷
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貲唯蓄書數
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爲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漢每
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鑑任湖
廣貢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漫爾
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黃金
參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
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
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雋豪
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
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
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

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翦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翦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翦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者羽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脩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史成歷應奉脩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待讀兼祭酒翦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

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翦獨默然丞相搆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翦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搆思監善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崇祿大夫字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翦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翦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翦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爲之字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字羅

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翥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
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
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
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
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
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
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咲
蓋翥平日善諧詭出談吐語輒令人失咲一座盡傾
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為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
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
三卷翥嘗在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
錄識者題之

傳卷第七十三

傳卷第七十四

元史一百八十七

翰林學士雷大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勅修

烏古孫良楨

烏古孫良楨字幹卿世次見父澤傳資器絕人好讀書至治二年蔭補江陰州判官尋丁內艱服除調婺州武義縣尹有惠政改漳州路推官獄有疑者悉平反之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為令移泉州益以能稱轉延平判官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劾遼陽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

邇賣國不忠援漢高帝斬丁公故事以明人臣大義并劾御史中丞胡居祐奸邪皆罷之中外震懾陞都事猶以言不盡行解去復起爲監察御史良楨以帝方覽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於是連䟽天曆數年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夷天祐聖明八膺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畜憾十有餘年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渝數刻已罷而誓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

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叔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要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寔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又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皆不報

御史臺作新風憲復疏其所當行者以舉賢才爲綱
而以厚風俗均賦役重審理汰冗官選守令出奉使
均公田爲目指撻剗切雖觸忌諱亦不顧也宦者罕
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上疏乞正重刑并論宦
寺結廷臣撓政爲害可汰黜之愴佞側目至正四年
召爲刑部員外郎轉御史臺都事五年改中書左司
都事出爲江東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上官一日辭歸
六年授平江路總管不拜八年復召爲右司員外郎
九年陞郎中尋遷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未行還爲郎
中遷福建道肅政廉訪使中道召還參議中書省事

兼經筵官十一年拜治書侍御史陞中書參知政事
同知經筵事十三年陞左丞兼大司農卿仍同知經
筵事時中書參用非人事多異同不得一一如志會
軍餉不給請與右丞悟良哈台主屯田歲入二十萬
石東宮久未建懇懇爲言車駕幸上都始冊皇太子
立詹事院驛召爲副詹事每直端本堂則進正心誠
意之說親君子遠小人之道皇太子嘉納焉當時盜
賊盜起帝聞惡之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良楨言
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乃赦以安之
十四年遷淮南行省左丞初秦州賊張士誠既降復

元史傳卷一百一十三
三
叛殺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趙璉進據高郵六合太師
脫脫奉詔總諸王軍南征而良楨泊叅議龔伯璉刑
部主事廬山等從之既平六合垂克高郵會詔罷脫
脫兵柄遂有上變告伯璉等勸脫脫勒兵北向者下
其事逮問詞連良楨簿對無所驗即日還中書左丞
命分省彰德主調軍食居半歲還中書十六年進階
榮祿大夫賜玉帶一十七年除大司農明年陞右丞
兼大司農辭不允論罷陷賊延坐之令有惡少年誣
知宜興州張復通賊之罪中書將籍其孥吏抱按請
署良楨曰手可斷按不可署同列變色卒不署良楨
自左曹登政府多所建白罷福建山東食鹽浙東西
長生牛租瀕海被災圍田稅民皆德之嘗論至正格
輕重不倫吏得並緣爲奸舉明律者數人叅酌古今
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家居輒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
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晚歲病瘖數
謁告病益侵遂卒自號約齋有詩文奏議凡若干卷
藏于家

賈魯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既長謀畧過人
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恩授東平路

儒學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顛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未幾卒魯居喪服闋起爲太醫院都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魯爲宋史局官書成選魯燕南山東道奉使宣撫幕官考績居最遷中書省檢校官上言十八河倉近歲淪沒官糧百三十萬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貧民流亡宜合先正經界然事體重大非處置盡善不可輕發書累數萬言切中其弊俄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不宜臺臣先有所可否陞臺都事遷山北

庶訪副使復召爲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至正四年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壯者流離帝其患之遣使體驗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略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爲圖上進二策其一議脩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時政二十一事皆見舉行調都漕運使復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連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

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埧夫海運壞於埧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事未盡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隳兩漕司鹽場實妨國計九年太傅右丞相脫脫復相論及河決思拯民艱以塞詔旨乃集廷臣群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與魯定議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丞相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章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

有三路民二十五萬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後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埧諸堤成水土工畢河復故道事見河渠志帝遣使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帝適覽臺臣奏疏請褒脫脫治河之績次論魯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賞賚金帛勅翰林丞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脫脫勞績具載魯功且宣付史館并贈魯先臣二世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既旋師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同總兵官平章丹可察

元史卷七十四
六
兒督戰魯誓師曰吾奉旨統八衛漢軍頓兵于濠七日矣爾諸將同心協力必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弗散病愈亟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三年五月壬午也月可察兒躬為治喪選士護柩還高平有旨賜交鈔五百錠以給葬事子稹

逯魯曾

逯魯曾字善止脩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辟御史臺掾掌機密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開實封於大夫

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羣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時伯顏為右丞相以為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册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為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以妾后為正宮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

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垂即位追廢其母
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
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
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
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
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
其議而伯顏肆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復拜監察御
史劾答失海牙阿吉刺太尉鞏卜班右丞兀突蠻刑
部尚書吉當普監察御史哈刺完者月魯不花院使
呂思誠郎中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

宗選法餘皆伯顏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事上
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
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郊王爲
伯顏構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
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罹伯顏所誣者遷宗正府郎
中出爲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僉山北道肅政廉
訪司事入爲禮部郎中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
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爲軍乃超遷魯
曾資善大夫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
千人從征徐州平繼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於軍

貢師泰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之宣城人父奎以文學名家延祐至治間官京師爲集賢直學士卒謚文靖師泰早肄業國子學爲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丁外艱改徽州路歙縣丞江浙行省辟爲掾尋以土著自劾去大臣有以其名聞者擢應奉翰林文字丁內艱服闋除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郡有疑獄悉爲詳讞而剖決之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

爲史等所劫史備作富民高丙家事遂連高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抗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爲漁者所殺史實未嘗殺人奪物高亦弗知情其寃皆白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賣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餘姚孫國賓以求盜獲姚甲造僞鈔受賕而釋之執高乙曾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僞高嘗爲姚行用實非自造孫既舍姚

因加罪於高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魯與高未嘗
相識也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誥之辭屈而情
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其於
冤獄詳讞之明多類此以故郡民自以不冤治行爲
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爲應奉預修后妃功臣列
傳事畢遷宣文閣授經郎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擢
禮部郎中再遷吏部拜監察御史自世祖以後省臺
之職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復舊制於是南士復得居
省臺自師泰始時論以爲得人至正十四年除吏部
侍郎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師泰奉命和糴于浙

右得糧百萬石以給京師遷兵部侍郎朝廷以京師
至上都驛戶凋弊命師泰巡視整飭之至則歷究其
病原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數十郡之民賴以稍蘇
豪貴以其不利於已深嫉之然莫能有所中傷也會
朝廷欲仍和糴浙西因除師泰都水庸田使十五年
庸田司罷擢江西廉訪副使未行遷福建廉訪使居
亡何除禮部尚書時平江缺守廷議難其人師泰又
以選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
率衆渡江直抵城下攻圍甚急明年春守將弗能支
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

遁匿海濱者久之士誠既納降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邇以便宜授師秦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則剔其積蠹通其利源大課以集國用資之丞相復承制除師秦江浙行省叅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閩中以閩鹽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爲糧數十萬石朝廷賴焉二十二年召爲祕書卿行至杭之海寧得疾而卒師秦性倜儻狀貌偉然既以文字知名而於政事尤長所至績效輒暴著尤喜接引後進士之賢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以故士譽翕然咸歸之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爲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爲言于武宗以爲翰林待制後爲皇太子說書日侍英邸仁宗即位遷集賢待制終池州路同知總管府事伯琦自幼從宦游京師入國學爲上舍生積分及高等去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爲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伯琦爲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宣文閣及摹王羲之所書

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
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帝嘗呼其字伯温而不
名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
八年召入爲翰林待制預修后妃功臣列傳累陞直
學士十二年有旨令南士皆得居省臺除伯琦兵部
侍郎遂與貢師泰同擢監察御史兩人皆南士之望
一時榮之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大軍南討而
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
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
補郡判官由是不爲公論所與十三年遷崇文太監

兼經筵官代祀天妃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爲江東肅
政廉訪使長槍鎖南班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
見之尋遁走至杭州除兵部尚書未行改浙西肅政
廉訪使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
國宜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承
制假伯琦叅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士誠既降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辯釋伯琦罪除同知太常禮儀
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
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既滅伯琦乃得歸鄱陽尋
卒伯琦儀觀溫雅粹然如玉雖遭時多艱而善於自

保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真草擅名當時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又有詩文藁若干卷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子從澄遊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

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省叅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便宜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浙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擒殄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兗鄭天瑞遁鄭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迪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寇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是建

撫兩郡悉定是時叅知政事朶歹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搆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供億平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軍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火你赤等公牘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為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言彙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傳卷第七十五

元史一百八十八

翰林學士雷太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勅

董搏霄 弟昂霄

董搏霄字孟起滋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時
天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獄華陰縣有李謀兒累殺
商賈于道為賊十五年至百餘事事覺獄已具賄賂
有司謂徒黨未盡獲五年不決人皆以為憤搏霄知
之以言于貞即以尸諸市中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
廉訪司知事除涇陽縣尹入為戶部主事陞負外郎

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歷江西行
省左右司郎中遷浙東宣慰副使其歷官所至往往
理冤獄革弊政才譽益著稱于時至正十一年除濟
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
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
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
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
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
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眾
數萬據礮南我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

別渡淺灘襲賊後

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忽

躍馬渡礮揚言於眾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

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

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遂

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

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

有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

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

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

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劔顧諸將曰諸

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
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
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
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林穴之賊皆死遂復杭
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
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
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
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
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叫口及虎檻遇
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旣又克復昌

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人賊又有犯干
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
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
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
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
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
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
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旣又分爲三軍一出
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遂乘勝
復安吉七戰而克之賊將以其徒來降者數百人旣

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砦諭之賊皆入暗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蘄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罷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

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迷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舡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

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博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

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

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仍賜上尊金帶楮幣名馬以勞之有疾其功者諧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庄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

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猝而問曰汝爲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事聞贈宣忠守正保節功臣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推誠孝節功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劉哈刺不花

劉哈刺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儻好義不事家產有古俠士風居燕趙有年遂爲探馬赤軍戶至正十二年顯亳盜起朝廷以太不花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兵討之哈刺不花上書陳十事其七言兵機及攻守方略太不花大喜即辟爲掾史未幾奏除左右司都事太不花以哈刺不花嘗爲探馬赤有膂力善騎射俾統前八翼軍爲先鋒將明號令信賞罰士皆樂爲之用而料敵成敗所向無失是時谷失八都魯軍潰于長葛收集散卒復屯中牟哈刺不花軍於汴梁南

彭子岡有自長葛來者言總兵官已爲賊所敗次中
牟哈刺不花曰賊既捷兵必再至我不可不往援遂
整兵而前既而有使馳報夜四鼓賊從洧川渡河未
知其所向哈刺不花曰是必襲荅失八都魯營耳我
行已緩不及事不若以精銳斷賊歸路覆之必矣於
是領軍徐行天未明伏軍其歸路賊果襲荅失八都
魯營大掠輜重而回哈刺不花伏軍四起賊大敗盡
俘獲之當是時荅失八都魯雖以平章政事搃大兵
而哈刺不花功名與之相埒十七年山東毛貴率其
賊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犯鄆州至棗林已而略柳林

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珣戰死京師人心大駭在廷
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
然獨左丞相太平執不可哈刺不花時爲同知樞密
院事奉詔以兵拒之與之戰于柳林大捷貴衆悉潰
退走據濟南京師遂安哈刺不花之功居多哈刺不
花後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卒初哈刺不花與信
州人倪晦字孟晰同事泰不花爲掾史晦涉書史精
文墨機識警敏泰不花深委任之言無不從而哈刺
不花或有所論白多沮不行由是心銜泰不花及泰
不花事敗走詣哈刺不花求援而哈刺不花不能曲

為保全乃縛秦不花送京師致之死地君子以是少
之

王英

王英字邦傑益都人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善騎
射襲父職為莒州翼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
曰刀王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樞密院命帥師南雄
討賊丘太老賊六百餘人突至英與戰殺其渠帥劉
把東獲九十餘人元貞元年從左丞董士選討大山
賊劉貴擒之二年討永新安福二州賊餘黨皆息延
祐二年寧都賊起行省命英率各萬九軍討之賊勢

甚張英屢戰皆勝斬獲不可勝數積屍盈野水為不
流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逐江浙平章張閻所領軍
於閩境至木麻坑擒賊蔡五九又追賊至上虎嶂遇
賊三千餘人盡殲之至治元年以大臣薦授忠武校
尉益都淄萊萬戶府副千戶天曆元年授宣武將軍
至順二年行省命英招捕桂陽州賊張思進等二千
人英至布以威信皆相率請降元統元年授懷遠大
將軍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至元三年萬安
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眾三千人英至賊皆就擒未
幾李志甫起漳州劉虎仔起潮州詔命江西行省右

丞燕帖木兒討之方賊起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必可以義激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可坐視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焉及賊平英功居多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弘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歛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山東宣慰使普

顏不花及憲司請卹典于朝右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爲臣之清者也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石抹宜孫

邁里古思

石抹宜孫字申之其先遼之迪烈紇人五世祖曰也先事太祖爲御史大夫自有傳也先之曾孫曰繼祖字伯善襲父職爲沿海上副萬戶初以沿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兩州馭軍嚴肅平寧都寇有戰功且明達政事講究鹽策多合時宜爲學本於經術而無通名法縱橫天文地理術數方技釋老之說見稱薦紳間宜孫其子也宜孫性警敏嗜學問

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蔭襲父職
為沿海上副萬戶守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
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
孫守温州宜孫即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
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
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
則築處州城為禦敵計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
識鐵睦邇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
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
蕭山縣尹蘇友龍為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

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
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
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當
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為計相保守於
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為稱首十
八年十二月

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
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
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
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殿

於書務博覽而長於詩歌嘗借嫡弟厚孫蔭襲父職
為沿海上副萬戶守處州及弟長即讓其職還之退
居台州至正十一年方國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
孫守温州宜孫即起任其事其年閩寇犯處州復檄
宜孫以兵平之以功陞浙東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
頃之處之屬縣山寇並起宜孫復奉省檄往討之至
則築處州城為禦敵計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
識鐵睦適承制陞宜孫行樞密院判官總制處州分
院治于處又以江浙儒學副提舉劉基為其院經歷
蕭山縣尹蘇友龍為照磨而宜孫又辟郡人胡深葉

琛章溢參謀其軍事處為郡山谷聯絡盜賊憑據險
阻輒竊發不易平治宜孫用基等謀或擣以兵或誘
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當
是之時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將各自為計相保守於
是浙東則宜孫在處州邁里古思在紹興為稱首十
八年十二月
大明兵取蘭溪且逼婺而宜孫母實在婺城宜孫泣
曰義莫重於君親食祿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
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親尚可立天地間哉即
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往赴援而親率精銳為之殿

兵至婺與

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吾為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為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為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推誠宣力効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越國公謚忠改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字善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

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抗縱其軍剽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為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瑛遣兵侵據紹興

兵至婺興

大明兵甫接即敗績而還時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處州宜孫將數十騎走福建境上欲圖報復而所至人心已散事不可復爲嘆曰處州吾所守者也今吾勢已窮無所於往不如還處州境死亦爲處州鬼耳既還至處之慶元縣爲亂兵所害事聞朝廷贈推誠宣力効節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越國公謚忠愍邁里古思者寧夏人也字美卿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

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抗縱其軍剽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爲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爲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以平擢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時浙東西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民愛之如父母江浙省臣乃承制授行樞密院判官分院治紹興會方國瑛遣兵侵據紹興

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珎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是時朝廷方倚重國珎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珎素通賄賂情好甚厚憤邁里古思擅舉兵恐且生事即使人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與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鉄鎚搥死之斷其頭擲廁溷中城中民間之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苦中乃率其衆復讎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據史獨留拜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弟以兵守紹興拜住哥尋遷行宣政院使監察御史童糾言拜住哥陰害帥臣幾致激變不法不忠莫斯為甚宜稽諸彝典寘于嚴刑於是詔削拜住哥官職安置潮州而邁里古思之寃始白

傳卷第七十五

傳卷第七十六

元史一百八十九

翰林學士帶大夫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程榮等奉

勅修

儒學一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顯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

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爲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爲儒學傳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闕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揚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竒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

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手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

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

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塏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栢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塏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

皆遣從復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
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
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
遺訓久而不忘須臾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
子弟從之者旣旣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
谷之竒楊剛中尤顯塋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
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
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塋及郝經吳澄
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金履祥字吉父婺安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

錢武肅王熾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
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齋禱于天而靈應
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厲
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
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
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
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
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
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
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搆虛之策請以

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
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鴈鷺易
遠近歷歷可據以行末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
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
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
之辭弗就宋將攻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
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
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盜然和懽
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
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贖卒贖

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
何基主相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
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
光作資治通鑑祕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
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
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
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
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
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
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

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
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
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
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
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
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
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
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
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
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

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
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曾之屢言賢者之
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
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
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
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
里人具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于鄉學
至正中賜諡文安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
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

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洸之子寔事海陵胡
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
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
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
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
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
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醎
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
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
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

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
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
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
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頌其辭約意
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
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
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
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
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
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

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
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書
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其他若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
說亦靡不該貫旁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
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
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
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
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
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

於露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亦則未嘗輕
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
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百
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
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
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
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
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
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
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

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大德中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謙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彥脩謙之高第弟子也其清脩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

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
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
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
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
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
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
以補其闕於是朱熹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
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
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
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

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
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
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
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
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
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
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
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穎悟
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

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
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
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
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
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
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其同郡胡炳
文子仲虎亦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熹所
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
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
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辯之往往

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峰先生
炳文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內江縣
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宋初延節爲大理評事兼
監察御史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澤十一世祖也五世
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父儀可
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
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
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蜀
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

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畧大德
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
食其祿以施教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
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旣而屢夢見之最
後乃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印是深有感
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
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卽歸閉
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
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
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

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
以示學者旣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
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
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
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
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
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注之
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
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
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

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畧辯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脉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辯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立甲辯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剗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辯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靈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

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飢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于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沆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蕭顛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爲奉元人顛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羣書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顛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顛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顛與楊

恭懿韓擇侍秦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使。一從史先詣，酌舍，酌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為酌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酌，有懼色。酌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酌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步翁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為陵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擇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游宦過秦中，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為服緦麻者百餘人。侯均

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
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
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
於已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
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
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均貌魁梧而氣
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
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奉元
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庶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
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安靜端凝羈紲
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
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
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
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
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
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
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
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
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恕之

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決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
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
帶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
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
不誠是誣神也可這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
有繩尺里人借驪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
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槩
菴時蕭欒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
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
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

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
所著曰槩菴集二十卷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
師蕭欒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
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
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
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脩
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之曰靜安先
生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
鄉人熙旣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

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
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歿乃從因門人
烏叔備問其緒說蓋自因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
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
其進莫遏熙則簡覲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
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應對謹行信言餘
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
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
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
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
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
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
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24434, 2

#9564

3030

國朝卷之二

元史卷之二十二

